



以仙山伴隱

陸深與張鈇〈願豐堂會仙山圖〉

■ 林宛儒

願豐堂會仙山為陸深仕途受挫時打造的庭園，邀張鈇繪製成圖、合作題詠。本文透過梳理圖繪、題跋、圖記等相關資料，認為這件作品蘊含三個層面的意義，一為陸深設計建置的庭園；二為張鈇如何使用仙山文化的視覺語彙描繪願豐堂會仙山，以塑造理想的仙境；三願豐堂會仙山的建置起因於陸深仕途的受挫，藉由疊石成山構築為他的隱逸之地。



圖1 明 張鈇 願豐堂會仙山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院藏〈願豐堂會仙山圖〉為張鈇（字子威，號碧溪，活動於十五世紀後半葉至十六世紀前半葉）摹寫陸深（1477-1544，字子淵，號儼山）所打造的庭園。與一般私人造園以休憩亭宇配合各種植栽、湖石、水景與人文典故形塑而成的景觀不同，陸深此園僅用疊石建置，並以道教修真成仙的人物起名，置隸書榜題於旁，如呂公、蓑衣真人、邈邈仙等等，正因匯集歷代傳聞中的神仙，故將這個空間命名為「會仙山」。受邀圖繪的張鈇不僅為陸深繪製此圖、作一篇〈會仙山記〉，二人更相互唱和、合作長篇聯句題寫於畫作之後，由此可見〈願豐堂會仙山圖〉不僅是陸深一手打造仙境庭園的圖繪，也是文士雅集的產物。歷來士人園林與隱逸文化的關係密切，這件作品亦然。張鈇筆下的願豐堂會仙山又是如何呈現的？本文透過造園、圖繪與圖記的梳理，說明二人如何結合道教仙山文化在實體與圖繪中打造出理想中的隱逸之地。

製造「會仙山」

張鈇〈會仙山記〉落款時間為「正德乙亥（1515）秋八月朔旦」，根據題記內容，張鈇

受邀到願豐堂的時間在陸深經營布置之「會仙山」落成不久，故「會仙山」應也完成於同年。從畫面標註的榜題可知陸深為之命名的有七座（圖1）：呂公、蓑衣道者、蓑衣真人、邈邈仙、紫芝、紫雲、劍石；〈會仙山記〉記錄了陸深經營會仙山諸峰的得意之處：

其中峰竦立，倍尋而高，中心二大竅若兩口相沓，曰：「呂公」。西一峰曰：「蓑衣道者。」其紋皴斲，蓑衣似之。又一峰曰：「蓑衣真人。」其紋襪襪，蓑衣似之。東一峰曰：「三峯居士。」形骨昌侈，不受拘束，似邈邈也。合而名之曰：「會儂」。（圖2）

每一塊石頭的命名，皆引發自造型的聯想，例如「呂公」為石頭中空，恰似「呂」字雙口，比擬為呂洞賓；「蓑衣道者」則是來自石面的皴理劈斫質感，而聯想為宋代善相術的麻衣道者；「蓑衣真人」則以紋路細密豐厚，屢屢下垂如蓑衣而比附為宋代蓑衣真人何中立；「三峯居士」（即畫面上之邈邈仙）則是造型昌隆、不受拘束的樣貌，比擬為明代道士張三豐。陸深疊石為山，並以道教修真仙人命名之，由於集合這四座山石，故將此空間取名為「會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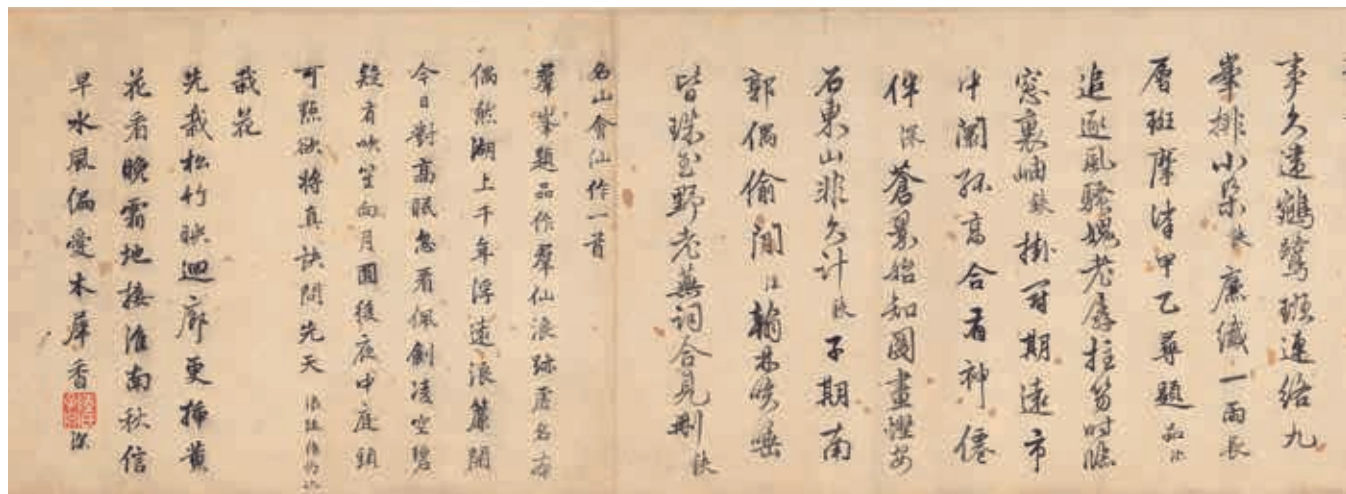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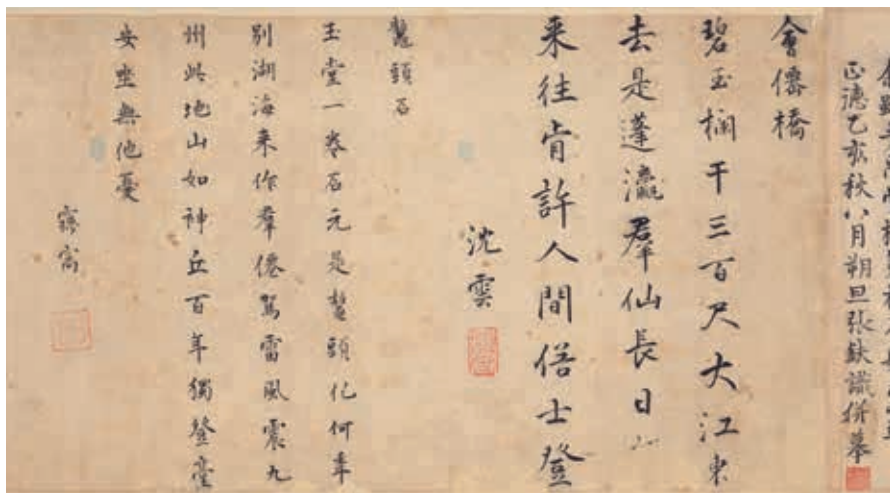


圖2 明 張鈇 願豐堂會仙山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顧豐堂後墜地疊石作小

山占碧溪聯句

旋分泉石作谿山小園嶠

方壺互此間快境遇奇時峰

忽斷共沙當急壑水生

清雲屏欲送秋容淡快

風塵初閉夜月聲一極擊

天高卓立幾四時舍雨細

瀝瀝常疑雨豹守犀

去快更覺棘猱勇力板人

事任工相鏡負快酒尊詩

卷日躋攀料栽花竹多

當地快為遠空明不沒淵

斜輝却如垂舞袖快轉

將復似宿雲鬢幽懷

乍對簾頻捲快佳興憑

京殿志遷堂額詎宜標

綠野快主人正及於紅顏

敢言風看山共骨快何

會德山記

會德山以形似名也雲間陸先生以翰林編修在告雅愛泉石親知以訪品佳石遺之乃於北莊顧豐堂之後庭壘一小山其中峯石立倍尋而高中心二大窠若兩口相背曰呂公西一峰曰蘇衣道其巖紋斷蘇衣似之又一峰曰蘇衣真人其巖巖襟萊衣相之東一峰曰三峯居士形骨昌侈不受拘束似蓮蓬也合而名之曰會德萊衣為武康其三皆湖石餘錦川武康諸小峰不在是數主峯虛中若受而羣峰離立環拱諸小峰斷而復續或趨而送或吞而顧咸若有情且風致蕭散又出於靈秀之餘余慕先生久今茲款門山適經始不日而成先生顧余曰會德山名一嘗得於形似之偶然方成而予遠來若有不偶然者宜有文以紀之余越之鄙人泉石膏肓不受硬藥嘉山勝水足跡殆半而江左名家凡有山者無所不到廣地巨石十百於此者有之求其布置合宜如茲山者吾目未之嘗經焉蓋以先生胸中盤立豈得之元賦近且使事馳驅南北凡有形勝靡不收覽故其巧思有奪造化而為工者却超知謝玄於履屐之材各得其任曰料淮泥之功必勝余以是知先生真安社稷之具矣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先生允宜蚤出而大展設施置社稷於磐石之固然後乞身高蹈以赴會仙之樂為予房從赤松補舊室未晚也余雖老尚當杖策相存姑志以誌

至於紫芝、紫雲、劍石三石，造型聯想為靈芝、祥雲、寶劍，也與道教文化的指涉頗有關聯。陸深另有〈詠石七首〉（見《儼山集·續集》卷六），援引對應人物形象、事蹟的相關典故題詠，例如「呂公本俠士，詭稱回道人。黃金亦可變，誰云非法身。」之於呂洞賓點石成金、「當年錢若水，寒夜撥爐灰。若是公侯骨，定應期不來。」則是與麻衣道者擅長相術有關。對照〈詠石七首〉與〈會仙山記〉，兩者在關於這四座「仙山」命名由來的敘述是一致的。

中國園林中將仙山微縮於庭園造景一部分的著名例子為漢武帝（前 141-87 在位）上林苑建章宮裡的太液池，據《漢書·郊祀志》：「（建章宮未央殿）其北治大池，漸台高二十餘丈，名曰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將蓬萊、方丈、瀛洲等三座仙山納入園林之中，並以周圍廣闊的池水承接其海上仙山意象，組成景觀的一部分。後世皇家園林雖然不乏取仙山意象疊石為山，但是規模與布置已然轉變。明清時期，私家園林興盛，但鮮見以仙山為景的設置。對照之下，陸深願豐堂以疊石作仙山，頗有上追太液池海上仙山之意，在這個時代顯得特殊。

陸深不僅以造型與題詩經營庭園裡的「會仙山」，石山之間相對位置的設置，也成為設計的一環，加強仙山與對應人物意象的連結。例如陸深在〈詠石七首〉「劍石」一則註記「背呂公而聳透石劍」，即「劍石」的位置不僅刻意安排在「呂公」後方，且高度須超過該石，以塑造呂洞賓背著一把寶劍的聯想，與傳說故事中的形象一致。

在七座被賦予特定形象連結、相對位置也有所安排的山石之外，陸深於這個空間安置不少大小不一的疊石，增添「會仙山」靈秀幽奇

之氣，〈會仙山記〉：

蓑衣為武康，其三皆湖石。餘錦川武康諸小峰，不在是數。主峰虛中若受，而群峰離立環拱，諸小峰斷而復續，或趨而從，或去而顧，咸若有情，且風致蕭散，又出於靈秀之餘。

「呂公」為會仙山的中心，其餘六石環繞著主峰散落在周邊，透過這些無名山石的經營安排，使空間感凝聚而不分散，對於整體氣氛的營造起著重要的作用。此處也指出以仙人命名的四座山石的材質，分別是「蓑衣真人」為武康石，「呂公」、「麻衣道者」、「邈邈仙」則用太湖石。這兩種用石常見於修築園林、堆疊假山之用，陸深雅好泉石，「會仙山」的用石不少為親友相贈，而他在《儼山外集》卷五談到武康石：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池疊假山以此為奇，大至尋丈者絕少。武康縣今屬湖州，山溪間多產此石，予行江南山中亦見。……其品格頗多，惟疊雪者為甲，橫文疊起如摺有黑白層疊相間者。有白石作腰帶圍者曰玉帶流水，其文皆豎麻衣，如人衣麻之狀。……嘗欲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品也。粗記如此。

在平時的見聞裡，陸深已注意到武康石的紋路種類與色澤多樣，並且對於被稱為「玉帶流水」類型者，有人著麻衣的想像。

陸深固然因為愛好石頭獲得親友饋贈，造型如何是一種偶然，但是從劍石與呂公位置關係的安排可看出他在構築庭園時刻意為之的傾向。將仙山微縮在庭園中，就造園的角度可上追上林苑太液池，湖石打造成的「會仙山」集合同道教裡修真得道的著名人物，也與漢武帝求仙的意象重合。

圖繪會仙山

陸深透過疊石將仙山微縮在庭院裡，並邀張鈇做圖記，在圖繪、題記與詩文同存的前提下，我們有條件檢視張鈇如何繪製陸深的「會仙山」，布置取舍上又是如何安排。張鈇的資料十分稀少，但知與沈周詩文酬唱往來頻繁，並為沈周（1427-1509）文集題寫後跋，應可視為吳地活動的文人群體一員。沈周稱他「道士」，或許張鈇有道教修煉的經驗，應熟悉相關的圖繪語彙。¹

畫中的會仙山位於院落外一塊相對獨立的空間，四周環水，地面由數個板塊組成，彼此間以橋樑連結；諸峰配有隸書榜題，排列上以「呂公」為基準，其餘圍繞在呂公石周邊，圈圍出環狀空間，與圖記的內容相應。這些具有榜題的疊石有造型可以直觀聯想的，如劍石、紫雲、紫芝之於寶劍、雲朵、靈芝；而呂公、邁邊仙、蓑衣真人、麻衣道者，則取造型與石頭表面肌理質感。在這個空間裡還有許多無名但是別緻的疊石，造型皆與有榜題的七石不同，張鈇在描繪上也盡可能交代每一石的特徵與以乾筆直皴呈現質感。這種描繪態度顯然刻意與小橋之前被以格套方式處理的土坡區別。從這個角度來說，庭園疊石的描繪並非使用繪畫的格套，可以視為帶有素描意味的產物。

學者已指出十六世紀上半葉道教聖山在版畫、圖繪中以三角柱狀山體、書寫榜題與環狀群峰配置形成新的表現特色，²〈願豐堂會仙山圖〉繪製的時間略早，但已可看到表現手法的共通之處。此圖主要的疊石敷染淡青色，地面以淺綠色搭配赭色，相當淡雅，令人聯想到與吳派的關聯。

在這個環狀的區塊裡，張鈇以蒼松林立與仙峰為伴，增強仙境氣氛的營造。如此藉松樹



圖3 遼 深山會棋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取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5》，頁106。

暗示神仙之境的傳統相當古老，葉茂台遼墓出土十世紀中葉的〈深山會棋〉（圖3，遼寧省博物館藏）描繪的是墓主即將前往的仙境，在這個想像的神仙世界裡，樹木清一色繪製為落葉松。³有趣的是，倘若對照陸深畫後的詩作〈名山會仙作一首〉，「會仙山」庭園裡除了松樹，至少還栽種了竹子、菊花、桂花等植物。然而畫中走過小橋進入仙山所在的區塊之後，僅繪松樹與仙山相左右，這部分應為畫家刻意的處理，藉由植被的調整來塑造此地的仙境氣息。此外，石面以直皴描繪營造的質樸效果，也予人古老的聯想。

穿越群峰，在庭園最後、近水面處矗立一



圖4 明 張鈇 願豐堂會仙山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明 文伯仁 圓嶠書屋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傳元人 上林羽獵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明 文徵明 金焦落照圖 卷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上海博物館藏明四家精品選集》，圖版35。

高臺（圖4）學者已指出這種高臺可以理解為升仙臺。⁴在庭園裡設置高臺的傳統與微縮仙山可回溯至相同來源，漢武帝建章宮太液池仙山旁即高二十餘丈的漸臺，這古老的特色也在形成圖繪時保留下來，如傳元人〈上林羽獵圖〉（圖5）末段。這樣的元素，也被轉用到神仙赴會的題材裡，作為想像神仙居所的仙境意象之一環，例如傳宋代方椿年〈諸仙彙祝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而於十六、十七世紀的蘇州片裡一再的繪製使用。漢武帝追求長生不老之術，是最具有求仙色彩的帝王，甚至有〈漢武內傳〉這樣具有道教神話色彩的雜傳流傳，其庭園與神仙之境重合的發展也不難理解。會仙山的資料並未提及這個高臺的設置，無法讓我們完全排除這非真實的存在，但是不論為何者，皆可以回溯到帶有神仙色彩的漢代皇家庭園。

明代盛行的園林圖繪，不論形式為何，大抵有著對可觀單景的強調或者遊覽觀看順序的暗示，畫中以人物的活動、豐富的植物來強化園林作為燕居閒適空間的特質。而針對單一空間繪製的作品，如齋室圖類型，表現上也多著重在主人賞鑒品玩的風雅活動，文徵明（1470-1559）〈真賞齋圖〉為無錫收藏家華夏繪製在太湖修建的住所，畫中掩映在蒼松與湖石之間的即真賞齋，主人與客人賞鑒書畫，周邊陳設書函、卷軸與器物。文伯仁（1502-1575）〈圓嶠書屋圖〉（圖6，1550年）為立軸，在畫幅上方圓形平頂的仙山即圓嶠，紅色的道觀包圍

在群山之中，隔著寬闊海面的畫幅下緣有屋舍與主人、訪客與奔走其間的僮僕。畫上並以篆書題寫「圓嶠書屋」。雖然以仙山為名，但是這個俗世的空間與活動，才是畫面的重點。

〈願豐堂會仙山圖〉在形式與名稱有意識的與一般的園林區別。願豐堂「會仙山」雖為陸深建置的庭園，但是不以「園林」稱之；畫面上，有別於上述類型的作品將重點放在室內空間與人物活動的經營，〈願豐堂會仙山圖〉畫卷起始便是走出屋舍院落之外，進入無人的戶外空間。「會仙山」諸峰所在之地，四面環水，必須走過小橋才能到達。在道教文學裡，過橋的意象經常與空間質性的轉換有關。這種浮於水面或海面上的孤島式山體，經常作為仙山所處的場景，以文徵明1495年所繪〈金焦落照圖〉（圖7，上海博物館藏）為吳派表現的先驅，而文伯仁〈方壺圖〉（圖8，1563年）為相關圖繪的經典代表。相較於〈方壺圖〉裡仙山處在萬頃波濤、一望無垠的海域裡，〈願豐堂會仙山圖〉以遠山與對岸的屋簷暗示此地「有限的」隔絕。

隱逸脈絡下的「會仙山」

陸深在完成願豐堂「會仙山」後，邀請張鈇一遊。此次聚會中，陸深為自己的「會仙山」題詩一首，張鈇不僅摹寫一幅〈會仙山圖〉、作一篇〈會仙山記〉書於後，更與陸深合作聯句，二人唱和的書跡完整的保留在這件〈願豐

堂會仙山圖〉上：

〈願豐堂後隙地疊石作小山與碧溪聯句〉

旋分泉石作谿山（深）。圓嶠方壺在此間（鈇）。
 境遇奇時峰忽斷（鈇）。沙當急處水成灣。
 雲屏欲送秋容淡（深）。風匣初開夜月彎。
 一柱擎天高卓立（鈇）。四時含雨細潺湲。
 常疑虎豹穿群去（深）。更覺猿猱費力扳。
 人事化工相勝負（鈇）。酒尊詩卷日躋攀。
 料栽花竹多留地（深）。爲速賓朋不設關。
 斜軀卻如垂舞袖（鈇）。娉婷復似綰雲鬟。
 幽懷乍對簾頻捲（深）。佳興堪乘屐未還。
 堂額詎宜標綠野（鈇）。主人正及詫紅顏。
 敢言夙有山林骨（深）。何事久違鸞鷺班。
 連絡九峰排小朵（鈇）。廉纖一雨長層斑。
 摩挲甲乙尋題品（深）。追逐風騷媿老孱。
 拄笏時臨窗裡岫（鈇）。掛冠期遠市中關。
 孤高合有神僊伴（深）。蒼翠始知圖畫慳。
 安石東山非久計（鈇）。子期南郭偶偷閒（深）。

翰林咳唾皆珠玉。野老蕪詞合見刪（鈇）。

這篇聯句裡，題詠願豐堂會仙山之外，末段則有勸進出仕與隱逸之志間過招的意味。實際上，對照陸深〈詠石七首〉題詩中，隱隱有不得志的抒發，如對應張三豐的「邈遠仙」：「古來神仙侶，均爲柱石材。得志有廊廟，有時居草萊。」；「紫芝峯」：「采芝堪療癯，煮石亦可餐。悵望商山老，浩歌蜀道難。」

陸深爲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於翰林院任編修，宦官劉瑾爲排除異己，將翰林院任官者悉數解職外放，陸深被貶至南京。劉瑾處決後，陸深在正德十年（1515）翰林院復職。《明史·文苑傳》：「深少與徐禎卿相切磨，爲文章有名。工書，倣李邕、趙孟頫。賞鑒博雅，爲詞臣冠。」可知陸深善書，並以學李邕（678-747）、趙孟頫（1254-1322）見長，賞鑒與詩文的能力也十分出色。張鈇〈會仙山記〉云：「雲間陸先生以翰林編修在告」，故可知1515年願豐堂會仙山完成時，陸深尙未復職。

張鈇的生平未詳，除了前述爲沈周詩友、據道士身份之外，根據陸深〈碧溪詩集序〉（《巖山集》卷一一〇），張鈇在年少時參



圖8 明 文伯仁 方壺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加科舉未果之後，不再汲汲於仕進，但是專攻古詩文，文章詩詞與閱歷豐富，論起天下事更是情緒高昂、神采奕奕。

在〈會仙山記〉中，張鈇極力讚賞陸深對於「會仙山」的布置合宜、巧奪造化之功：

余越之鄙人……而江左名家，凡有山者無所不到。廣地巨石，十百於此者有之。求其布置合宜如茲山者，吾目未之嘗經焉。蓋以先生胸中壑（點去）丘壑，得之天賦，近以使事，馳驅南北，凡有形勝靡不收覽。故其巧思有奪造化而為工者。

但是文末話鋒一轉，又導向鼓勵陸深任官仕事、以安定社稷為優先：

鄙超知謝玄於履屐之材，各得其任，因料淮淝之功必勝。余以是知先生莫安社稷之具矣。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先生允宜蚤出，而大展設施，置社稷於磐石之固，然後乞身高蹈，以赴會仙之樂。為子房從赤松補舊案，未晚也。

陸深在仕途受挫時打造了這座「會仙山」，張鈇雖為此次聚會唱和、圖繪與書記文一篇，但是希望陸深應效仿漢代張良（字子房），在天下安定之後，再追求長生修煉。

結語

雖然始自受挫的仕途，張鈇在〈會仙山記〉充滿對陸深經世濟民的鼓勵跟期許。而張鈇臨摹的願豐堂「會仙山」，以及二人在聚會相互唱和的內容完整的保留在此畫卷中，只有二人的雅集更顯相知相惜。陸深造園借用了漢代太液池的傳統，將仙山微縮在庭園之中，而透過圖繪語彙的使用，張鈇將「會仙山」調整成更臻至理想的仙境：將庭園置於四面環水的環境形成孤島，再以有轉化意境的小橋連接，不僅

以松樹純化「會仙山」出現的植物，暗示神仙之境，個別化描繪疊石的造型、特徵，使之與進入此空間之前的處理不同。

中國古典園林的發展與士人隱逸文化有密切的關係，仕途上的挫折，藉由建置心中的桃花源得到平衡與彌補。願豐堂會仙山完成於陸深貶謫之時，庭園的佈置取徑異於一般的經營，以仙山為念想構築此隱逸寄情的天地，陸深以耳熟能詳的修真仙人作為羨仙情懷之依附，打造屬於自己的樂園。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註釋

1. (明)沈周，〈遊張公洞并引〉，《石田詩選》，卷2，頁13，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冊1249，頁577。
2. 林聖智，〈遊歷仙島——文伯仁〈方壺圖〉的圖像源流〉，《故宮文物月刊》，425期（2018.8），頁45-49。
3. 李清泉，〈葉茂台遼墓出土《深山會棋圖》再認識〉，《美術研究》，2004年1期，頁62-68。
4. 林聖智，〈遊歷仙島——文伯仁〈方壺圖〉的圖像源流〉，頁50-51。

參考書目

1. 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藏明四家精選集》，香港：大業公司，1996。
2. 王鈴雅，〈勺園與米萬鍾文化形象的形塑——《勺園圖》相關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3. 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 王鴻泰，〈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收入《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臺北：月旦出版社，1999，頁128-140。
5. 李豐懋，《仙境與遊歷——神仙世界的想像》，北京：中華書局，2010。
6. 邱士華、林麗江、賴毓芝編，《偽好物——16-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8。
7. 張慧劍編，《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據1986年初版重印。
8. 許文美主編，《何處是蓬萊——仙山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8。
9.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編集委員會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5》，東京：小學館，1996。